

docriver 文川网
入駐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墨

子

校

注

上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墨

子

校

注

下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墨子校注 上

孫殿治點校

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墨子校注 下

羅江
A
漢
治
點
校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盧仁龍

墨子校注

吳毓江撰
孫啟治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35[°]/4印張·645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冊

定價：33.15元

ISBN 7—101—01015—6/B·200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人（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爲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點校說明

墨子這部書，是研究先秦墨家學派及其創始人墨翟思想的重要著作，內容主要記載墨翟的言論和政治活動，還有一部分爲後期墨家著作。書中也有些後人所附益的文章，不能作爲墨家思想對待^①。

關於墨翟的國籍，史籍記載不一，一說是宋國人，一說是魯國人，疑莫能考。但從墨子所記載他的活動來看，他曾長期居住在魯國。至於他的生卒年代，史籍更無明文，大致可知他是春秋戰國之際的人，時代略後於孔丘。

墨子在先秦諸子書中號稱難讀，直至今日，書中尚有不少疑難未解。有些雖經前人作過各種解釋，但迄未定論。其原因有二：一是文字的錯謬脫衍較他書爲甚，二是書中保存下來的古字古義也較多。我們要弄清墨子書何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就必須了解墨翟學說由盛而衰的歷史遭遇，及其對墨子版本流傳的消極影響。

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以墨翟爲代表的墨家，在戰國時期曾是與儒家並立的兩大學派，當時視爲「顯學」。但自秦漢以

降，墨學地位日益式微。不僅同升為統治學派的儒學不可同日而語，即同老莊之學也不能相比。這絕不是偶然的。墨翟學說的核心，可以歸結為「兼愛」，即平等地愛一切人。由於主張兼愛，必然導致他的「非攻」思想，反對一切攻伐別國的戰爭，不僅口頭反對，而且付諸行動，積極講究防禦進攻的方法^②。由於主張兼愛，他又反對貴族壓榨人民以供其荒淫奢侈的生活，於是導致他的「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而儒家所提倡的繁文縟禮、厚葬久喪，正是耗費財力的因素之一，因而導致他的「非儒」思想^③。為了解脫人民的痛苦，實現其「兼愛」的理想，又導致了他的「尚賢」、「尚同」政治理論，主張用人唯賢，有能則使，而不論其貧富貴賤，並且自百姓、里長、鄉長直至最高統治者天子，由下而上層層服從，都要遵從同一個是非標準，即他所謂的「天志」，而這個上天的意志不是別的，正是他自己「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的神格化。最後，不論是他宣揚鬼神賞善罰暴的唯心論「明鬼」思想，還是認為國家的治亂興亡、個人的貧富榮辱都非命中所定的唯物論「非命」思想，其目的都在勸誠統治者為善，也還是為了實現他的兼愛思想而服務的。墨翟思想客觀上反映了身處貧困與戰亂中的人民的願望，因而墨學在當時有較廣的社會基礎，成為戰國時期一大學派。孟軻說「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當屬可信。但這種根基於「兼愛」的學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平等的愛在封建等級社會中根本不存在，把希望寄託於對統治者的勸誡，則

尤屬空想。不分等級地用人、禁止攻戰侵伐、提倡節儉省用等主張，都為統治者所雅不欲，也不可能做到，因之必然遭到他們反對。再從歷史發展觀點看，戰國諸侯弱肉強食的兼併戰爭，儘管給人民帶來災難，却是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必然過程，因而從根本上說，墨家的「非攻」思想是不符合歷史要求的。所以，秦漢以後雖也有一些士大夫階層的人為墨翟說過好話^④，但墨學畢竟不合封建統治的需要，終於衰落下去。

墨學既不為歷代統治者提倡，士大夫學者和一般讀書人自然不去理會墨子。自秦漢直至清代中葉，二千多年來很少有人研究這部書，幾乎沒人替它作注解^⑤。先秦各大學派的代表性著作，幾乎都有唐宋以上人作的舊注，唯獨墨子無舊注。這種情況對墨子版本的流傳造成消極影響。因為歷代很少有人研究這部書，所以一方面在抄、刻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錯誤就難得到糾正的機會，特別後人更因沒有前人舊注作參照，尤難更正了。另一方面，書中的古體字以及六朝以來抄寫流傳中出現的異體字、俗體字保存下來的就比較多。字體既難識，後人容易認錯、寫錯，結果書中還出現一些不見於字書的杜撰字。萬曆以來，明人刻書，動輒臆改，為書林一劫，墨子更難逃厄運，這也是清乾隆以前鮮有人研治墨子的原因之一。

畢沅是第一個整理墨子全書的人。他以明道藏本為底本，參校了幾種明後期刊本及

傳注、類書的引文，校正了一些文字，並作了簡要的注釋，刊布於乾隆四十八年。畢氏的校注雖然疏漏不少，但墨子經他一番整理並加刊布，為後人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他的草創之功應該肯定。自畢注本流行，清儒始注意墨子，一時名家如王念孫、引之父子及俞樾諸人都就畢注本加以研究，頗多成績。到了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以其覃思十年之功，考校文字，徵引文獻，兼采王、俞諸家之說，撰為墨子閒詁，初以活字印行，至宣統二年刊布定本。俞樾稱譽為「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墨子閒詁序），洵非濫譽之詞。墨子閒詁的主要不足之處，是孫氏寫書時能看到的版本少，除以畢刻作底本外，僅根據明吳匏奄殘抄本、道藏本、堂策檻本等作參校，而後二種本子還未見原書，祇根據顧廣圻等人寫的校記。孫氏所見版本既很有限，以致畢校本中不少文字譌誤甚至包括刻錯的字，往往為墨子閒詁所承襲而未能糾正。此外，孫氏對文字考訂雖精當，但限於版本依據，也產生一些本可避免的主觀臆斷。以孫氏的才識，當時如能多見異本，其書的成就當可更大。

如果說畢注本問世為清儒治墨學作一先導，那麼墨子閒詁問世則促進了近代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他們或專研墨經，或校補孫書，或通治墨子全書。以治全書而論，則當推吳毓江的墨子校注成就最大，也最為重要，是繼墨子閒詁後唯一可以與之媲美的近人注本。

吳毓江，二十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他從大學時代開始，即着手對墨子進行研究，積二十餘年之功，撰成墨子校注十五卷，並附墨子舊本經眼錄、墨子各篇真偽考、墨子姓氏生地年世考、墨學之真諦，一九四四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刊行。墨子校注最大的特點，就是保存了許多今天已不易獲見或竟失傳的墨子各種版本的異文，為整理墨子，集中提供了迄今為止最詳盡的版本資料。吳氏在自敘中說：「蓋校古書以多備古本為第一義。異本多，則給予讀者理解書意之暗示多，往往積思逾時不得其解，一經善本印證，則豁然頓悟。」因此，他花了長時間搜訪國內外各種墨子版本，為寫校注作準備。在本書附錄墨子舊本經眼錄中，他列舉了自日本古抄卷子本以下十七種抄本、刻本，這還不包括明萬曆以後及清代的版本在內。吳氏所見墨子版本之多、之善，大大超過畢孫諸人所見，即以今天看，他也是搜集版本異文最多的一人。他自云「搜集廿年，漫遊萬里，墨子刊本略備於斯」，並非虛言。由於吳氏獨具多見異本之有利條件，所以考訂文字能言之有據，不僅改正了畢孫二書的謬誤達千餘處，而且有新的創獲。在注釋方面，校注比閒詒晚出書三十多年，能吸收一些孫氏所不及見或未能見的清儒和近人校勘成果，而且針對前人注解中的疏漏與錯誤，吳氏自己也提出不少頗具參考價值的新見解。這些，都是校注勝過孫書之處。

吳氏校注以畢刻為底本，在校勘版本文字上花了很大精力。他的校記不僅記載異文，

而且連字體的古今、正俗之分，甚至刻本字筆劃的殘損情況，也都記錄下來。他在校記中保存的古體字、異體字，不僅對今本文字譌誤的由來提供一些形譌的綫索，而且對了解版本淵源也是有幫助的。例如，吳氏在校勘中利用了日本古抄卷子本群書治要。這個卷子抄寫於日本文應元年，相當於我國南宋理宗景定元年，似乎可以視爲宋本了。但從校注所記錄的該卷子字體看，如「朔」作「朞」，「德」作「息」，「邊」作「邊」，「寡」作「宣」，「奪」作「奪」，「強」作「強」，「禍」作「禍」等等，多爲六朝、唐時期碑銘與寫本中常用的別體字，而「民」字又作缺筆，可以推知這個抄卷的底本是唐代寫本，因此它保存的墨子本文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如非吳氏在校記中細心保存了這些爲一般校勘者所不注意的別體字，就不易了解這古抄卷子的淵源了。但校勘的細緻不等於繁瑣。吳氏在校記中還細大不捐地把一些古書中常見的互用字也記錄下來，如唯惟、無无、於于、鄰隣、睹覩之類，這就不免流於繁瑣了。

墨子校注自問世以來，頗受學術界推崇，但由於此書印刷於抗戰時代，流傳既少，印刷錯誤尤多。現重新整理問世，以便讀者。

整理這部書，我們作了如下的工作：

(一)校注以畢刻本爲底本，今重新一一覈檢，改正原印本的錯漏。吳氏對畢本有所改動，在注中已說明的，不加改動。避諱字則逕改。

(二)校注所列各本異文，以所能見到的幾種本子重校，只改正排版錯誤，其他仍舊，以保存校注原貌。主要參校本：正統道藏本，嘉靖唐堯臣刻本，蘇抄閣本，堂策檻本，四庫全書文淵閣本，日本寶曆本。

(三)校注引文，大都檢覈原書，凡有改正，均出校記。

(四)所引漢魏六朝碑別字，因印刷多有變形，這次則查明來源，加以糾正。因不屬改字，故不出校記。

(五)原版校注是雙行小字排于正文之下，由于印刷的關係，今統一改在正文之后，并增標注文序号。

標點體例，與中華書局點校本廿四史體例大致相同。墨子書中情況特殊者，書中自成體例，讀者詳之。

點校此書，得到了中華書局陳金生同志的熱情幫助，并請張雨森同志通讀了全稿，并作了細心核對，在此特表謝意。

限於校點者水平，其中一定存在不少問題，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八八年二月 孫啟治。

- ① 關於墨子各篇內容及真偽，可參看本書附錄墨子各篇真偽考。
- ② 今本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雖有漢人文字摻入，但仍然保存了不少墨家守城的技術與方法。
- ③ 可參看節葬下、公孟等篇。今本非儒下篇有偽作摻入，但也保存了一些墨翟的非儒思想。
- ④ 例如唐代韓愈就認為儒墨之道相爲用（讀墨子），宋代程頤也推崇墨翟的人品，說「墨子之德至矣」（二程全書遺書二十五）。
- ⑤ 西晉時，魯勝曾爲墨辯作注（晉書卷四十九），通志藝文略載有樂臺注墨子三卷，二人均非通注全書，其注久佚。

蔡子民先生致作者函

疏江香兒女士鑒在六月廿九日

志書並送給予未答者望予校注之附錄四篇印本在

此稿本中已見得獨鈔之點頗多全書文字與此

如屠山札者注中英原款重本會已往序一

函古希

自念以復美經

著錄

與元依按所 八月廿日

蔡子民先生致作者函

毓江吾兄大鑒：

接六月廿九日惠書，並寄示大著墨子校注之附錄四篇印本。在此樣本中已見得獨到之點頗多，全書更可想而知。

屬函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已經寄一函去，希勿念。此復，並頌
著綏

弟元培敬啓

七月二日

王 敘

吳君毓江好治諸子學，其墨子之經濟思想一文，即畢業北京大學時所提出之論文也，足以補正梁任公之墨子學案者頗多。二十一年，晤毓江於成都，復見其所著墨子校注，方法謹嚴，考訂博洽，勸其付梓。毓江乃謂尚欲多集古本，以資參校。旋東遊數年，得窺中土未見之本，所增珍貴之資料又復不少。蓋墨子一書傳本甚罕，在宋元如陳直齋、王伯厚、黃東發、吳正傳諸君子所見，皆止三卷本。至於輓近，宋元舊槧已稱絕迹，即明代刻本亦難多覩。毓江竟能於古籍殘闕之際，搜集訪求至十餘種之多，對於現存古刊本墨子，殆已網羅無遺。持以從事校注，宜其有以異於清代名儒，而自成一家之言。昔時因訛奪聚訟，莫知適從者，讀此不煩言而解矣。

其中關於校訂方面，如法儀篇之「衡以水」，尚賢上篇之「今上舉義不辟遠近」，尚賢下篇之「粒食之民莫不勸譽」，尚同下篇之「百姓不刑，將毀之」，兼愛上篇之「故不慈不孝亡」，節用上篇之「去其無用」，非樂上篇之「其說將必與人」，公孟篇之「公孟子義」，「能為禍福」，「則盜何遽無從人哉」，公輸篇之刪去「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等等，關於注釋方面，如

辭過篇之「搯布絹」，尚賢中篇之「無故富貴」，節用上篇之「芊鉏」、「且不然已」，天志下篇之「人其溝境」，明鬼下篇之「立以爲敢位」，非樂上篇之「黃言孔章」，經說下篇之「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大取篇之「察聲端名，因請復」，耕柱篇之「商蓋」，公孟篇之「何遽」等等；皆博攷明辯，精審絕倫。其他發明勝義、糾正舊說之處，尚可觸目見之。

此書問世，不唯讀墨子者得一善本，卽墨學真面亦可緣此而大白於天下。毓江深思好學，對於子學積稿尚多，倘能續爲刊布，其貢獻於學術者，將更不可以道里計矣。三十三年夏日，秀山王兆榮。

自敘

墨子在先秦古子中號稱難讀，今傳注本以畢沅本爲最早，以孫詒讓本爲最善。畢本刊于清乾隆四十八年，其注前無所承，措手倍難。中經王、顧、蘇、俞諸家之補苴，百餘年後，孫氏始集各家之說，斷以己見，刊布其覃思十年之墨子閒詁，博洽矜慎，允推名作。俞樾敘謂「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非過譽也。

然其書待後人補正之處亦復不少，或限于版本，或偶有疏失，自一二字以至于數百字。如第一卷七患篇曰「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孫云：「舊本『臣』字不重，據羣書治要補。」今徧檢舊本，「臣」字無不重者，僅畢本脫去一「臣」字。又曰「所忠不信，所信不忠」，孫于「所忠」、「所信」之下，據羣書治要補「者」字。但審諸辭氣，求之文例，無「者」字固自可通，不必輒改本書也。又曰「四穀不收謂之餽」，邵云「餽與匱通」，孫云「邵說是」。不知太平御覽引舊注「音匱」，而正德本亦正作「匱」也。又曰「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孫云「疑當作五分之三」，不知正德本正作「五分之三」也。又曰「今歲凶民饑道餓」，「道餓」二字置于「民饑」之下，頗嫌辭贅，不如正德本作「民饑道饑」（饑讀爲瑾）之愜適也。又曰「爲者疾，食者衆，

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爲寡」，孫云：「俞說未塙。此疑當作「爲者疾，食者寡，則歲無凶；爲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較原書增多十字，不知舊本並作「爲者寡」，至畢本始誤「寡」爲「疾」也。又曰「此其離凶餓甚矣」，孫云「凶餓當作凶饑」，不知正德本、陳本並作「凶饑」也。又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武」下舊本並有「王」字，惟畢本脫去，孫氏未校此條。又曰「故曰以其極云云」，與上文義不相承，因有脫文四十字在辭過篇，比而觀之，其錯立見，孫氏亦未及之。又曰「厚爲棺槨，多爲衣裘」，一本「裘」作「裳」。攷墨子說葬事無曰「衣裘」者，獨此曰「衣裘」，與全書文例不合。裘不以葬，見淮南王書，至今民俗猶然，孫氏竟未一言疑之也。墨子全書以卷一文字較順，疑難較少，今其一篇之中可商酌或待補苴之處如是其多，他篇已可概見。又舊注諸家刪補移易或未允當，孫氏多踵失貽謬，杳無匡正。如尚賢下篇王氏誤刪「推而上之以」五字，明鬼下篇戴氏誤刪「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等二十餘字，非命中篇王氏誤移「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等數十字，公孟篇王氏誤補「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十餘字，畢氏誤移「先生以鬼神爲明知能爲禍福」等二百餘字，公輸篇畢氏誤補「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十餘字，是其一斑也。

惟是昔人校書，取譬掃葉。墨學奧博，董理尤艱。疏失挂漏，勢所難免。訂正補苴，責在後學。余不揣淺陋，竊志於斯，深思旁求，忽忽廿年。致力途徑，有可言焉：

一曰搜集異本。墨子舊本中，如吳匏菴鈔本、顧校道藏本、顧校李本、畢刻本，皆孫氏所已見，取以覆勘，疏漏時有。如卷子本、正德俞鈔三卷本、正統道藏原本、嘉靖壬子銅活字本、嘉靖癸丑本、嘉靖丁巳本、隆慶沈刻本、萬曆丁丑潛菴本、萬曆辛巳茅校本、李贄批選本、縣眇閣本、堂策檻本、一名李贄、郎兆玉評輯本。陳仁錫本、日本寶曆秋山儀校刻本、四庫全書本，皆孫氏所未見。互相校讎，異同實繁。蓋校讀古書，以多備異本爲第一義。異本多，則給予讀者理解書意之暗示多，往往有積思逾時不得其解，一經善本印證則豁然頓悟。如尚賢下篇，道藏本作「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蹙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銅活字本作「蹙瘖聾」，一本作「感瘖聾」。「蹙」、「感」字通，審校文義，「蹙」、「蹙」二字皆當有，本各脫一字耳。尚同中篇「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文義未完，正德本「者」上有「而鄉治」三字，則完矣。又「政以爲便譬宗於父兄故舊」，義不可通，正德本、寶曆本作「便嬖宗族」，則解矣。尚同下篇一本作「上以若人爲善，將毀之，若人雖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義不可通。一本「將毀之」作「將賞之」，義雖可通，而文尚未完。正德本作「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百姓不刑，將毀之，若人雖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意完辭足，可證他本各脫七字。兼愛下篇一本作「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義不可通。一本作「然卽敢問不識將擇之」，義亦不可通。審校文義，當作「然卽敢問不識將惡擇之也」，本各脫去二字。俗本不達，妄加刪節，失之遠。

矣。三辯篇「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與上文語氣不合，李本無「不」字，則合矣。非攻下篇「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閒」，文義費解，寶曆本「討」作「封」，與下文數「邦」字一律，封、邦古通。則解矣。天志中篇「既可得留而已」，文不成義，寶曆本作「既可知而已」，「知而」雖倒，義猶可尋。非樂上篇「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文義不協，吳鈔本無「賤」字，則解矣。耕柱篇「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文義難通，寶曆本「耶」作「助」，則解矣。昔人謂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蓋有由也。

二曰徵引善本。古今傳本句或歧出，字亦小異。許氏說文引墨子「蕘、繡」二文，皆不見于今本，其經改易甚爲顯然。今于「蕘」、「繡」二文之外，尚可徵諸古籍，尋出差異。如今本「無」字，卷子本治要及北宋本御覽並作「无」。今本「厲公長父」，見所染篇。卷子本治要作「瀾公長父」，宋本荀子成相篇楊注引作「瀾公長父」，元本作「瀾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號公長父」之譌變。今本「伍員」，見所染篇。卷子本治要及正德本作「五員」。今本「凍餒」，見辭過篇。卷子本治要及宋本御覽作「凍餒」。段玉裁改說文之餒爲餒，惜未見此。是其一斑也。

尋此久墜之緒，賴有古善之籍，故本校注徵引他書，一以善本爲主。如羣書治要用卷子本及銅活字本，北堂書鈔用明鈔本及孔本，藝文類聚用嘉靖小字校宋本，初學記用宋本，太平御覽用北宋本、古鈔本、南宋本，三史及文選皆用宋本。餘引各書，類用宋明佳槧。總十方

之珍祕，會萃于校注中，非云好奇，庶幾寡過。否則樂萬加工，非樂篇「興樂萬萬人」，俗刊本御覽引作「有樂工萬人」。自若成目，耕柱篇「白若之龜」，類聚引作「自若」，剝蝕本類聚作「目若」。刑名誤而作別，魯勝墨辯注敘「以正刑名顯於世」，孫據誤本引作「別名」。蛙黽轉而爲蠅，墨子佚文「蝦蟆蛙黽，日夜而鳴」，畢、孫據誤本引作「蛙蠅」。遽加徵引，徒益紛歧。

三曰尋求例證。古代書籍歷經傳寫，文字語言遞有變遷：或衍脫錯亂，或聲轉形移，或古奧簡複。逆以今意，動多扞格。故校讀古書者，以本書文例證本書，取徑最便。其次以時代不相懸遠之書互相參證，得其指歸。此種例證，其可恃程度有時轉在校勘版本與援據類書之上。如天志中篇「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以下文「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及兼愛下篇「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文例證之，可知「強之暴寡」爲「強之劫弱，衆之暴寡」之殘脫。非命下篇「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以節葬下篇「姑嘗傅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文例證之，可知「察」爲「家」之字誤。非樂上篇「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萬曆潛菴本「仁之事者」作「仁者之事」，文氣較順。但以兼愛下篇「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文例證之，則「仁」下當脫「人」字，潛菴俗本殆以意移「者」字于「仁」字下耳。尚同中篇「他故異物」，數見于韓非子。本書小取篇有

「他故」，尚賢中篇有「異物」，兼愛中篇有「難物于故」，字法皆同。兼愛下篇「以水救水」，見於莊子及淮南子。非攻下篇之「少少」，見於春秋繁露。非儒下篇之「胥車」，即韓非子之「犀車」。小取篇「殺盜非殺人」，見於莊子、荀子。耕柱篇「人不見而助，鬼不見而富」，富讀若福。與國語「皇天弗福，庶民弗助」文意相似。凡此皆古書之可互證者，其例頗多。

以上三端，皆漢學家所常用以讀古書者。非多備異本則校勘無由，非徵引善本則援據難信，非旁求例證則比類不廣。審此三者，慎而用之，則刪羨補脫，訂譌移錯，庶不至漫無依據，流于空疏。至于審辭氣以正其讀，明訓詁以通其義，上溯古籀之原，旁及名物之理，奇辭奧旨，隨疑分釋，違異舊說，良非得已。於所不知，謹付闕如，海內明達，幸垂教焉。

例言

一、近世通行墨子注本及孫詒讓墨子閒詁，考訂甚勤，錯謬仍多。本書廣羅異本，詳加校訂。總計刪衍、補脫、正謬、移錯，訂正畢本及墨子閒詁者千有餘字。

二、本書校勘所據之重要版本如次：一、卷子本，二、明正統道藏本，三、明正德俞弁鈔本（簡稱正德本），四、明吳寬鈔本（簡稱吳鈔本），五、明嘉靖陸穩校芝城銅板活字本（簡稱陸本），六、明嘉靖陸叙唐堯臣刻本（簡稱唐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唐刻本，簡稱影印唐本），七、明隆慶沈津刻百家類纂本（簡稱沈本），八、明萬曆潛菴敍子彙本（簡稱潛本），九、明萬曆茅坤校書坊刻本（簡稱茅本），十、日本寶曆七年秋山儀校刻本（簡稱寶曆本），十一、明萬曆李卓吾叢書本（簡稱李本），十二、明萬曆馮氏縣眇閣本，十三、明郎氏堂策檻本，十四、附記於顧校道藏本下闌之李本（簡稱顧校李本），十五、明陳仁錫選諸子奇賞本（簡稱陳本），十六、清乾隆四庫全書文津閣本（簡稱四庫本），十七、清乾隆畢沅校刻本（簡稱畢本）。此外明萬曆以後節本墨子異文，閒亦采及，隨注標名，參看附錄墨子舊本經眼錄。

三、本書校注所稱：（一）各本，指所據各種版本。（二）舊本，指除畢本外舊有之一切版本。（三）諸本，指少於各種、多於三種以上之諸種版本。（四）古本，指明隆慶以前諸本及茅本、寶曆本。

四、本書引據各書，皆盡力搜訪善本。如道藏本墨子，孫詒讓所據者僅爲蔡匯滄轉鈔之顧校道藏本，故遺漏甚多。著者則除顧校道藏本外，並見北平白雲觀、傅氏雙鑑樓、日本宮內省道藏原本二種。又如太平御覽，畢沅所據者僅爲明萬曆以後刊本。王念孫據鈔本御覽，已訂正畢誤不少。著者則更據宋本、南宋蜀刻本（簡稱蜀本）、補宋鈔本等，詳加校訂。注中所引他書，亦多人間珍祕善本，幸讀者注意及之。

五、本書爲便於採用畢注，以畢本爲底本。正文字句，於各種版本中擇善而從。有時如舊本作「于」、畢本作「於」，舊本作「吾」、畢本作「我」，在今人視之毫無分別，在古人則語言文字或不盡同。諸如此類，皆改從舊本，期其近古寡過，非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也。

六、墨子書多古文，如「天」作「禿」、「迹」作「速」、「其」作「元」、「殺」作「放」、「梓」作「櫛」等，卷子本羣書治要與宋本太平御覽所引墨子「無」並作「无」、「禮」並作「礼」，皆古文也。今本經說下篇「人若不盈无窮」，「无」誤作「先」。公孟篇「君子必學祭礼」，「礼」誤作「祀」，可爲墨子原文作「无」、作「礼」之證。數千年來，書體屢變，傳寫迭經，俗體別構

不免參雜其間。今無論其爲古文、爲俗體，皆仍其版本相傳之舊，輕變字形或致錯誤，慎重古書不得不爾。

七、校刊古書最忌改字。節本類書以及文選注等所引墨子，多經刪節，閒亦文飾，有裨參稽，不盡可恃。對於俗本異文，尤當特別注意。古本之錯謬難解處，往往卽爲其樸質可貴處，可以留待解人。俗本以意輒改，文從字順，真像反晦。如堂策檻本改非命中篇「而罷不肖」爲「我罷不肖」，改公孟篇「公孟子義章甫」爲「戴章甫」。潛本改非攻中篇「且一不箸何」爲「中山諸國」，移公孟篇「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節入於下文。畢、王、孫諸家或據以移改底本，皆致錯誤，是其例也。

八、墨子書隱晦垂千餘年，既無帝王提倡，亦鮮士夫誦習。簡帛之朽蠹殘亂，鈔胥之錯落妄注，較之他書特爲尤甚，故錯亂甚多。自一二字以至於數百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謂「多訛脫不相連屬」者。如今本大取等篇，蓋經多次錯亂，若僅爲一次錯簡，尚不至如是殺雜。所幸錯亂雖多，竄改甚少，悉心董理，非全無綫索可尋。王、顧、孫、曹諸家已多校移，惜未能盡歸愜適，今依據善本審校移正，用便省覽。

九、本書引他家注語，則冠以其人姓名。常引者，著其姓。如畢云，畢沅云也。秋山云，日人秋山儀云也。王云，王念孫云也。蘇云，蘇時學云也。俞云，俞樾云也。曹云，曹耀

湘云也。吳云，吳汝綸云也。孫云，孫詒讓云也。餘仿此。

十、著者校注或注於正文之下，或附於舊注之後。其附於舊注之後者，則加「案」或「○案」以別之。舊注中有愚意所未安者，亦詳爲辯正。

十一、畢、孫本舊注所引他書，頗有錯誤。今依據善本隨文更正，不一一注明，以省繁瑣。

十二、著者對於本書致力既久，積稿實繁，尚有附錄多種，已於數年前與本人應用書籍併留置他處。鈔寄幾經遺失，往取復感不便。時實爲之，莫可如何。俟海甸澄清，環境許可，當另印行之。

十三、著者對於本書雖用功有年，以限於學力，牽於人事，疏陋謬誤，在所難免。尚冀好學通人進而教之。不僅本書之幸，亦學術之幸也。

墨子校注總目

王敍	……	一
自敍	……	一
例言	……	一
目錄一卷	……	一
校注十五卷	……	六
卷一		
親士	……	一
脩身	……	一〇
所染	……	一六
法儀	……	二九
七患	……	三五
辭過	……	四五

三辯	……	六一
卷二		
尚賢上	……	六
尚賢中	……	七四
尚賢下	……	九五
卷三		
尚同上	……	一〇九
尚同中	……	一二六
尚同下	……	一三七
卷四		
兼愛上	……	一五四
兼愛中	……	一五八

兼愛下 一七五

卷五

非攻上 一九八

非攻中 二〇二

非攻下 二〇八

卷六

節用上 二四七

節用中 二五四

節葬下 二六二

卷七

天志上 二九三

天志中 三〇二

天志下 三二八

卷八

明鬼下 三三六

非樂上 三七九

卷九

非命上 四〇〇

非命中 四一三

非命下 四二三

非儒下 四三六

卷十(上)

經上 四六八

經說上 四六八

卷十(下)

經下 五二九

經說下 五二九

卷十一

大取 六一一

小取 六四二

耕柱……………六五六

卷十二

貴義……………六八五

公孟……………七〇二

卷十三

魯問……………七三三

公輸……………七六四

卷十四

備城門……………七七六

備高臨……………八三八

備梯……………八四四

備水……………八五三

備突……………八五七

備穴……………八五八

備蛾傅……………八八一

卷十五

迎敵祠……………八九四

旗幟……………九〇三

號令……………九一五

裸守……………九七三

附錄

墨子舊本經眼錄……………一〇〇一

墨子各篇真偽考……………一〇二五

墨子姓氏生地年世考……………一〇五六

墨學之真諦……………一〇八七

墨子目錄一卷

畢沅云：舊本皆無目。孫詒讓云：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案陸本、堂策檻本並有目，畢、孫未見耳。茅本、寶曆本亦有目，惟卷第有合并。縣抄閣本更將無目諸篇第次載出。茲依據所見諸本列目，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法儀第四治要引篇目同。

七患第五治要引篇目同。

辭過第六孫云：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

三辯第七正德本以上七篇合爲上卷，題曰經。

卷之二